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与企业竞争优势

王竹泉 孙文君

摘 要 企业如何塑造竞争优势,既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析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即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突出。进一步研究则可发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能够通过降低边际成本、提高增值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且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在中小企业、轻资产运营企业和多元化经营企业中更为明显。优化异质性资源的投入与配置结构,是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企业应突破传统的物质资源投入思维,适当提高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投入的相对比例,通过优化资源投入结构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

关键词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企业竞争优势;智力资源;社会资源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5-0126-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4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其核心要义是通过配置方式创新推动各类生产要素高效、合理的配置与利用,最终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1](P16-27)。从这一角度来看,要素配置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抓手。与之相契合,资源投入和配置则是微观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抓手。实际上,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与竞争力本质上异曲同工,均离不开资源的支撑。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优质、独特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P99-120)。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生产要素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土地、资本等要素,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企业价值创造所依赖的核心资源也逐渐由以传统物质资源为主导向以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为主导转变。在此背景下,重视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潜能、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支撑,也是在微观企业层面有效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基础。因此,从资源结构视角探讨企业竞争力提升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从已有关于企业竞争优势影响因素的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多从企业避税^[3](P158-173)、数字化转型^[4](P76-93)等微观层面以及市场分割^[5](P121-136)、政府数据治理^[6](P24-40)等宏观层面展开,鲜有文献从资源投入和配置结构出发对企业竞争优势展开研究。虽也有部分研究从高管团队^[7](P55-77)等智力资源以及战略联盟^[8](P78-92)等社会资源出发对企业竞争优势展开研究,但基本是单独探讨每一类资源禀赋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缺乏对不同类型资源投入结构的统筹考量。基于已有的现实背景与理论研究进展,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搭建物质资源、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分类框架,构建基于现金流量表数据的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指标,并选取 2014-2024 年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作用边界,力求揭开异质性资源投入

作用于企业竞争优势的“黑箱”,为企业竞争优势提升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抓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新经济背景下,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的价值创造属性日益凸显,企业对不同类型资源的投入结构很可能对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为此,本部分首先探讨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内涵界定和测度方法,进而从边际成本和增值能力两条路径系统剖析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内在机理。

(一)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测度

科学界定和测度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是探究其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起点。本部分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明确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内涵,进而依托现金流量表数据,从营业活动现金流出视角构建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测度指标。

1.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内涵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优质、独特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即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源于资源禀赋的差异。结合动态能力理论来看,企业资源禀赋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动态的资源投入与积累所塑造的。为探讨异质性资源的投入结构,需要对企业资源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资源的性质进行分析,进而明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具体内涵。

作为资源基础理论的重要奠基者,Wernerfelt提出企业资源类型主要表现为有形资源 and 无形资源,实现了资源形态的基本区分^[9](P171-180)。更进一步,Barney将企业资源划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组织资源三大类,奠定了资源分类的基础^[2](P99-120)。与之类似,国内学者对于企业资源的分类讨论中也主要涉及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知识资源、网络资源以及关系资源等方面^[10](P1525-1536)。这些现有研究中的资源类型本质上均可以归纳为物质资源、智力资源(涵盖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或称关系资源、网络资源),这与王竹泉等所提出的物质、智力和社会三分类框架相一致^[11](P199-224)。因此,基于现有研究并结合企业实际,本文将企业资源划分为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三大类。其中,物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源;智力资源主要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人力资源以及凝结着人的智慧的知识、技术等;社会资源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社会关系,如供应链关系、银企关系、政企关系等。

资源基础理论将异质性资源界定为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2](P99-120)。与之不同,本文将异质性资源界定为不同性质的资源,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即企业对于不同性质资源的投入结构。不同类型资源的性质存在差异,导致其在企业竞争优势培育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就物质资源而言,其多表现为实物资源、有形资源,具有流通性高、可复制性高和可替代性高等特点。从物质资源的价值创造属性来看,其本质上类似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物化劳动,即物化在生产资料上的劳动。物化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主要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物化劳动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是一种转移价值,这意味着单纯依靠物质资源很难创造价值增值和形成企业竞争优势。与物质资源不同,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作为新兴资源是高度个性化的,其往往受到企业独特的环境所影响,难以被其他企业轻易复制、模仿和替代。正是企业间技术、专利、关系等不可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差异导致了企业间竞争优势的差异^[12](P122-141)。从价值创造属性来看,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本质上类似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活劳动,具有较为明显的价值增值属性,能够创造新的价值,且其价值创造属性在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时代表现得愈发突出,成为驱动企业价值增值和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

综上,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作为新兴资源与传统物质资源在性质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在新经济背景下,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呈现出更强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其成为企业创造差异

化价值增值、培育核心竞争力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因此,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并结合新经济背景,本文所探讨的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主要聚焦企业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与传统物质资源之间的投入结构,其捕捉了企业对于新兴资源与传统资源的配置倾向。

2.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测度

Dierickx 和 Cool 较早提出了资源积累是形成异质性资源的基础这一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需要做出战略性的投入决策以实现资源的积累^[13](P1504-1511)。企业在与外界交互时从战略要素市场不断获取新的资源,这是异质性资源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14](P1374-1389)。在数智经济背景下,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更加复杂,企业不仅需要维持既有资源的开发,也需要挖掘和拓展新兴资源以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15](P138-157),这对企业资源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进一步来看,企业为了获取各类资源均需付出一定的交易对价,从企业资源投入的市场交易端能够捕捉其对所有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倾向。Helfat 和 Peteraf 指出,现金流投入是异质性资源形成的前置条件,没有持续的现金流投入,企业就无法形成和维持那些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16](P997-1010)。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现金流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独特的资源构建路径^[13](P1504-1511),从而能够为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测度提供支撑。基于此,本文主要以现金流量表数据为支撑,通过梳理现金流量表中各类资源的交易来识别企业对异质性资源的投入和配置结构。

现金流量表中主要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以及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与现金净流量信息。基于企业经济活动的不同属性,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合称“营业活动”)是企业开展价值创造的主要经济活动^[17](P58-73),即通过产品经营直接创造价值或通过资本经营间接创造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是企业资金配置和运用的主要体现,而筹资活动则是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体现。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集中反映了企业为开展价值创造活动所进行的资金配置。因此,本文主要通过结合现金流量表附注信息披露,将企业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合称“营业活动现金流出”)根据具体用途分解为与物质资源、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关的现金流出三大类(具体如表1和表2),进而构建反映企业新兴资源现金流出与传统物质资源现金流出结构的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指标,即:

$$RH = \frac{IR + SR}{MR} \quad (1)$$

其中, RH 为企业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 MR 为物质资源现金流出, IR 为智力资源现金流出, SR 为社会资源现金流出。一般而言,若智力资源现金流出与社会资源现金流出相对于物质资源现金流出的比值越高,表明企业对于新兴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倾向越强。

(二)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与企业竞争优势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优质、独特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现实中,企业资源禀赋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动态能力理论,资源的动态投入和配置是形成企业差异化资源禀赋的重要基础,企业需要不断调整和重构资源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塑造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异质性资源投入和配置结构无疑将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塑造。

如前所述,在新经济时代,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作为更具增值属性的资源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愈发凸显。一般而言,如若不考虑人、技术、关系等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影响,同样的物质资源投入所带来的价值产出应是大致相当的,单纯依靠物质资源难以给企业带来超额的價值创造水平,难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正是企业间技术、专利、关系等不可模仿和替代的资源差异塑造了其竞争优势^[12](P122-141)。因此,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渠道建设等是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配置战略选择^[7](P55-77)。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越倾向于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将越有利。从企业竞争优势获取来看,边际成本降低和产品定价提高是企业将内部技术

表1 营业活动现金流出分类

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物质资源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除与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相关的部分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中除与智力资源相关的部分+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除归属于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部分
智力资源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智力资源相关的部分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中与智力资源相关的部分+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智力资源相关的部分
社会资源	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社会资源相关的部分	投资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与社会资源相关的部分

表2 支付的其他与营业活动有关的现金分类

资源类型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物质资源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除与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相关的部分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除与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相关的部分
智力资源	研发费用、专利费、商标费、软件费、技术服务费、技术许可费、咨询费、会议费、中介服务费、顾问费、劳务费、职工教育培训费、工会经费、员工持股、员工奖金与福利等	投资相关的咨询服务费、顾问费、中介服务费、评审费、基金管理费等
社会资源	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交际应酬费、业务宣传费、业务拓展费、广告费、展览费、促销费、售后服务费、保证金、往来款项、特许经营权使用费、特许经营权(如碳排放权、数据使用权)、排污费、环保绿化费、安全环保费、捐赠支出、银行手续费等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关联方往来、投资意向金、履约保证金、并购费用等

投资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18](P62-80)。从这一角度来看,获取竞争优势最为直接的方式即为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正是通过影响企业边际成本和增值能力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竞争优势。

从边际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扩大企业边界,降低边际成本,进而赋能企业竞争优势塑造。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内部化市场交易节约了交易费用,由企业代替市场而节约的交易费用与因企业存在而引起的内部组织费用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李海舰和原磊研究表明企业边界是由无形资源决定的,由于知识、网络、客户等无形资源具有共享性且能够无限重复利用,这将使得企业边界不断拓宽,带来边际成本递减^[19](P94-102)。陈林和朱卫平也指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实现边际成本递减的有效途径^[20](P46-56)。特别是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战略联盟等途径实现资源互补利用和价值共创共享,也有利于促进企业边际成本的下降。因此,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人、技术、关系等新兴资源相对比例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也有助于促进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从而促进企业通过无形资源拓宽边界,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根据竞争优势理论,成本领先战略是企业培育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通过影响企业边际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企业资源投入结构越倾向于智

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越有利于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

从增值能力的角度来看,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市场响应速度,提高企业增值能力,进而赋能企业竞争优势塑造。研发创新等新兴资源投入会促使企业经营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推动企业依靠数字技术更加有效地满足市场主体需求,获得更高的溢价空间^[21](P21-38),同时也将推动企业持续开发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促进企业工艺流程创新、产品性能提升,快速响应市场和客户需求。余典范等研究表明,数字人力投入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进而提高企业产品定价能力,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18](P62-80)。除此之外,企业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投入有利于打造互利共赢的生态系统,促进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资源有效地互补整合,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因此,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技术创新、关系网络等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快速响应市场和用户的需求,提升企业价值增值能力。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差异化战略是企业培育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优势和不可替代性有利于帮助企业获得超额的价值增值。因此,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通过影响企业增值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企业资源投入结构越侧重于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增值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综上,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通过影响企业边际成本和增值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企业边际成本、提升企业增值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突出。

三、研究设计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部分从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方面展开研究设计,为后续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实证检验提供支撑。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为研究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本文选取2014-202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初始样本筛选中,剔除金融行业样本以及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共获得34487个样本观测值,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资源异质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2)所示。

$$Com = \beta_0 + \beta_1 RH + Controls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Com 为企业竞争优势, RH 为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 $Controls$ 为主要控制变量,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变量选取如下:

1.被解释变量。竞争战略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指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而拥有的位势,直接结果就是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或获得超额利润。目前主流的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测度主要从企业绩效指标入手,企业绩效指标是其市场竞争情况的合理反映^[22](P99-110)。当某企业与其处于相近市场的其他企业相比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时,便形成了竞争优势^[23](P1936-1955)。这意味着企业竞争优势往往建立在与评价基准的对比之上。同行业企业经营模式和竞争环境较为相似,通过与同行业企业绩效水平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 ROA 是反映企业业绩的较为综合的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企业竞争优势。因此,本文以企业 ROA 的实际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竞争

优势(Com)的代理变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绩效较行业平均水平而言更高,企业竞争优势越明显。为便于实证数据呈现,被解释变量单位为百分号。

2.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上文构建的企业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指标(RH),具体以企业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现金流出与传统物质资源现金流出的相对比重进行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新兴资源投入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资源投入结构越倾向于新兴资源。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从企业基本特征、财务状况、治理结构以及宏观特征四大方面选取相关控制变量^[24](P118-131)。具体变量定义如表3。

表3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竞争优势(Com)	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实际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差额
解释变量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RH)	新兴资源现金流出与传统资源现金流出之比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龄(Age)	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
	权益乘数($Equity$)	总资产/所有者权益
	企业成长性($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股权集中度($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Hold$)	管理层持股比例
	管理层薪酬($Manage$)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前三名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占比(Ind)	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规模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Board$)	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
	两职合一($Dual$)	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为1,否则为0
	所有权性质(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1,其他为0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	企业所在地区GDP的自然对数
	地区法律制度环境(Law)	企业所在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指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本部分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进而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以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一) 描述性统计

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企业竞争优势(Com)的均值为0.003%,在-26.460%至16.791%之间波动,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竞争优势的差异较大。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RH)的均值为1.020,在0.034至11.988之间波动,不同上市公司之间资源投入结构的差异较为明显。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5所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RH)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突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

(三)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结果未列出。为缓解变量度量误差,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进行了替换。具体而言,以企业 ROE 的实际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之间的差额(Com_ROE)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与此同时,借鉴蔡贵龙等的研究,采用单个公司的勒纳指数减去同行业所有上市公司以营业收入加权的勒纳指数均值作为企业竞争地位(Com_EPCM)的代理指标^[25](P72-86)。对于解释变量而言,考虑到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企业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位势,

表 4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om</i>	34487	0.003	0.261	6.539	-26.460	16.791
<i>RH</i>	34487	1.020	0.397	1.807	0.034	11.988
<i>Size</i>	34487	22.263	22.082	1.273	19.865	26.164
<i>Age</i>	34487	3.030	3.045	0.293	2.197	3.638
<i>Growth</i>	34487	0.132	0.080	0.372	-0.592	2.157
<i>Equity</i>	34487	2.069	1.674	1.309	1.047	9.592
<i>Top1</i>	34487	33.170	30.781	14.321	9.031	73.350
<i>Board</i>	34487	2.216	2.303	0.172	1.792	2.639
<i>Ind</i>	34487	37.748	36.360	5.241	33.330	57.140
<i>Dual</i>	34487	0.318	0.000	0.466	0.000	1.000
<i>Manage</i>	34487	14.672	14.640	0.667	13.096	16.535
<i>Hold</i>	34487	15.057	2.597	19.744	0.000	69.283
<i>Soe</i>	34487	0.302	0.000	0.459	0.000	1.000
<i>GDP</i>	34487	10.846	10.881	0.720	8.331	11.861
<i>Law</i>	34487	13.724	13.669	4.253	3.183	22.509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Com</i>	
	(1)	(2)
<i>RH</i>	0.115*** (2.943)	0.155*** (4.531)
<i>Controls</i>	No	Yes
<i>Year</i>	Yes	Yes
<i>Firm</i>	Yes	Yes
N	34487	34487
Adj.R ²	0.400	0.493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为t值,下同。

因此,本文使用行业平均水平调整后的解释变量进行重新回归。此外,本文使用智力资源现金流出和社会资源现金流出之和在总现金流出中所占比重重新测度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RRH*)。上述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缓解变量度量误差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考虑到企业资源投入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需要一定的期间,本文以前三期累计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现金流出与物质资源现金流出比值构建前三期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指标(*RH3*)。与此同时,考虑到持续的、战略性的资源投入是维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考察了企业连续三期经行业平均水平调整后的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均值(*ARRH3*)对连续三期竞争优势均值(*Com3*)的影响。上述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异,表明考虑投入期间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为排除样本期间内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和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上述特殊时期样本进行剔除,研究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除此之外,由于信息技术行业对于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更为明显,其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可能受行业特征的影响较为明显。对此,本文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为控制可能存在的随行业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年份×行业高阶固定效应(*Year×Industry*),结果显示,在控制高维固定效应后上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由于上市公司可能自身具有更加优质的资源禀赋和更好的业绩表现,这使其表现出较高的竞争优

势,导致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对此,本文以 RH 的中位数构建虚拟变量作为分组变量,以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1:3卡尺近邻匹配方法进行配对检验。匹配后样本回归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表明考虑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企业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非随机过程,因而本文研究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此,借鉴黄玖立和周璇的做法,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检验^[26](P56-66)^①。结果显示,在考虑样本自选择偏差后, RH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针对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滞后一期同年度同地区同行业但排除本公司自身的有形资产比例($LOtherTang$)作为工具变量。一般而言,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有形资产配置倾向可能会对本公司的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同时,同行业同地区其他公司的有形资产配置倾向并不会直接对本公司的竞争力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②。在第二阶段回归中 RH 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考虑内生性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五、进一步研究

承接上述研究,本部分从边际成本和增值能力两方面检验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此外,从企业规模、资产运营模式和多元化经营三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一) 作用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表明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新兴资源投入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突出。为进一步探究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本文从边际成本和增值能力两个维度出发进行检验。

一方面,本文对降低边际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借鉴程大中和汪宁的做法,以企业营业总成本占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边际成本($Cost1$)的代理变量^[27](P158-179)。同时,从交易费用角度出发,借鉴夏杰长和刘诚的做法,使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代表企业交易成本($Cost2$)^[28](P47-59)。如表6列(1)和列(2)所示, RH 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边际成本越低,即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通过降低边际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本文对提升增值能力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相对于物质资源而言,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具有更高的价值增值属性。在拥有同样物质资源规模的情况下,如有的企业拥有更加优质的人、关系、技术等新兴资源,则能够撬动物质资源带来更高的价值增值。因此,本文以企业有形资源所带来的附加值^③作为增值能力的代理变量。其中,有形资源分别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存货合计以及资产总计扣除无形资产和商誉进行衡量,具体得到变量 $VA1$ 和 $VA2$ 。如表6列(3)和列(4)所示, RH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单位有形资源所带来的价值增值越高,企业增值能力越强,即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通过增强企业增值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① 在第一阶段,根据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年度行业中位数生成虚拟变量(RH_D)作为因变量,引入企业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Protect$)作为排他性约束变量,并加入基准回归模型中所有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Probit回归,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代入基准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到修正后的估计参数。

②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18.797,远大于10%偏误水平下的Stock-Yogo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为17.581, p -value<0.001,拒绝了模型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③ 附加值=利润总额+财务费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应付职工薪酬。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i>Cost1</i>	<i>Cost2</i>	<i>VA1</i>	<i>VA2</i>
	(1)	(2)	(3)	(4)
<i>RH</i>	-0.007*** (-8.421)	-0.002*** (-6.457)	0.046*** (4.543)	0.001* (1.77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N	34487	34487	34487	34487
Adj.R ²	0.840	0.824	0.654	0.610

(二)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差异。对此,本文从企业规模、资产运营模式以及多元化经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组检验,以更好地揭示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边界,为企业资源配置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参考。

从企业规模角度来看,不同规模的企业在经营模式、资源投入及调整速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不同规模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中小企业资源投入和配置更具灵活性,且其规模和资金相对有限,较难像大型企业一样依靠大规模、标准化投入以获取规模效应,往往更加依赖于技术、关系等新兴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对此,本文以企业资产规模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中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两组进行检验。如表 7 列(1)和列(2)所示,在中小企业中 *RH* 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大企业 *RH* 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

表 7 异质性分析

变量	<i>Com</i>					
	(1)	(2)	(3)	(4)	(5)	(6)
	中小规模	大规模	轻资产运营	非轻资产运营	多元化经营	非多元化经营
<i>RH</i>	0.169*** (4.242)	0.119 (1.486)	0.137*** (3.334)	0.116 (1.600)	0.365*** (3.418)	0.100** (2.16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rm</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314	17173	17175	17312	6107	18125
Adj.R ²	0.476	0.547	0.515	0.518	0.499	0.576
Chowtest	0.000***		0.000***		0.000***	

从企业资产运营模式来看,不同资产运营模式的企业对于各种类型资源的投入和配置倾向不同,可能导致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偏向于重资产运营的企业对于物质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而对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新兴资源的投入和配置需求相对较低。与之相反,轻资产运营的企业更加注重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往往将资源更多投入到研发、营销等环节。因此,本文预期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在轻资产运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借鉴余明桂等的做法,根据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的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轻资产运营和非轻资产运营企业^[29](P70-93)。如表 7 列(3)和列(4)所示,在轻资产运营企业中, *RH* 系数显著为正,而在非轻资产运营企业中, *RH* 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

优势的影响在轻资产运营企业中更为明显。

从多元化经营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往往业务涉及更加广泛,对于资源的统筹和调配能力较强。对于新兴资源来说,其具有共享性、非排他性等特征,较高的新兴资源配置结构有助于多元化经营企业实现资源在多个部门和业务的共享,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价值创造,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因此,本文预期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在多元化经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借鉴杨兴全等的做法,若企业主营业务存在2个及以上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10%,则将其划分为多元化经营公司,否则为非多元化经营公司^①(P58-71)。如表7列(5)和列(6)所示,在多元化经营企业中, RH 系数和显著性均高于非多元化经营企业,这一结果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在多元化经营企业中更为明显。

六、结论与建议

如何塑造企业竞争优势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战略管理理论探讨的核心话题。加快培育实体企业竞争优势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本文选取2014-2024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深入剖析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企业资源投入结构中新兴资源的相对比例越高,企业竞争优势越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能够通过降低边际成本、提高增值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且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作用在中小企业、轻资产运营企业和多元化经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资源基础理论的丰富发展及其在新经济背景下的应用提供了启示与参考,为促进企业合理高效配置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与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支撑。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应当扮演好社会管理者和资本投资者双重角色,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谋篇布局。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植根于微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微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离不开异质性资源配置。政府在引导微观企业异质性资源配置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促进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因此,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资源禀赋引导企业进行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政府部门可通过提供信息、搭建平台、鼓励合作等方式促进地区间、行业间以及企业间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资源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政府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亦是实体企业重要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源之一。这要求政府部门不仅要扮演好社会管理者的角色,也应当扮演好社会资本投资者的角色,充分利用和配置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公共数据等公共资源,科学制定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府政策,以政府社会资本赋能实体企业价值创造与竞争优势塑造,最终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实体企业应以异质性资源投入和配置结构为支撑,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极具重要性与紧迫性的时代课题,微观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石。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文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且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对不同类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存在差异。这一发现对于管理层布局企业发展战略、推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和竞争力培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应当结合企业自身经营特征和资源结构选择适合于本企业的资源配置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深入探索如何系统性地构建、整合与配置企业的核心资源,打造可持续竞争优势,加快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

① 企业多元化经营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数据库中该数据起始年份为2018年。

第三,投资者应基于企业异质性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适时调整估值策略和估值思路,更好地评估企业价值,作出科学投资决策。在企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培育所依赖的核心资源禀赋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价值评估的思路也应当与时俱进。一直以来,企业估值都是极为重要却又备受争议的会计难题。囿于传统估值方法的局限,因企业估值不科学而引发的业绩“变脸”、商誉“爆雷”等现实问题也频频发生。异质性资源投入结构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每个企业高度的个性化特征和不同的价值创造潜力,自然也成为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投资者的估值实践中,需将关注因素下沉到企业资源层面,探索性地将反映企业资源结构的信息纳入考量范围,尤其要重点关注体现企业人才、技术、关系及数据等差异化资源禀赋的相关信息,透过企业价值创造和盈利的表象系统识别和评估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底层战略性资源。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包含资源属性、结构、演化路径等维度的多层级企业价值评估框架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投资者从本源上把握企业的持续价值创造能力,也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的价值评估和投资决策,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 [1] 冯果,吕佳欣.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内在机理与法治进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
- [2] J.Barney. Firm Resource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 [3] 刘行,吕长江.企业避税的战略效应——基于避税对企业产品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金融研究,2018,(7).
- [4] 王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与企业竞争优势重构.经济管理,2023,(7).
- [5] 曹春方,张婷婷,刘秀梅.市场分割提升了国企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金融研究,2018,(3).
- [6] 杨艳,鲁世宇,林凌.跨部门的政策红利:政府数据治理如何塑造企业市场竞争优势——来自地方大数据管理局设立的实践证据.外国经济与管理,2025,(12).
- [7] 杨俊,张玉利,韩炜等.高管团队能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塑造新企业竞争优势吗? ——基于CPSED II数据库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20,(7).
- [8] 马新啸,汤泰劼,王心蕊.国企—民企战略联盟与国有企业竞争地位跃升.财经研究,2024,(3).
- [9] B.Wernerfelt.A Research-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
- [10] 刘晓燕,孙丽娜,单晓红.资源视角下组织创新合作机理研究.科学学研究,2023,(8).
- [11] 王竹泉,孙文君,王苑琢.基于企业异质性资源视角的商誉解构与估值研究.经济管理,2026,(2).
- [12] 焦豪.数字平台生态观: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理论新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3,(7).
- [13] I. Dierickx, K. Cool.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Management Science*, 1989, 35(12).
- [14] A. Maritan, M. Peteraf. Invited Editorial: 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Resource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5).
- [15] 周翔,叶文平,李新春.数智化知识编排与组织动态能力演化——基于小米科技的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3,(1).
- [16] C. E. Helfat, M. A. Peteraf. The Dynamic Resource-based View: Capability Lifecycl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0).
- [17] 王竹泉,王苑琢,王舒慧.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 管理世界,2019,(2).
- [18] 余典范,张宇,宋晴.数字人力投入与企业价格加成——来自招聘大数据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5,(7).
- [19] 李海舰,原磊.论无边界企业.中国工业经济,2005,(4).
- [20] 陈林,朱卫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吗——来自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09,(6).
- [21] 朱金生,李文波,王恕立.数字技术创新、竞争新优势与企业对外投资.经济学动态,2025,(7).
- [22] 姜付秀,屈耀辉,陆正飞等.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经济研究,2008,(4).
- [23] J. B. Barney, D. J. Ketchen, M. Wright.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the Value Creation Framework.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1, 47(7).
- [24] 陈德球,张雯宇.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
- [25] 蔡贵龙,邓景,葛锐等.客户行业竞争地位与供应商企业绩效.会计研究,2022,(11).

- [26] 黄玖立,周璇. 定制化与地方保护主义:经验证据及对自贸区建设的启示. 管理世界, 2018, (12).
- [27] 程大中,汪宁.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5).
- [28] 夏杰长,刘诚. 行政审批改革、交易费用与中国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 2017, (4).
- [29] 余明桂,王俐璇,赵文婷等. 专利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劳动雇佣.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9).
- [30] 杨兴全,李文聪,尹兴强. 多元化经营对企业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财经研究, 2019, (8).

Heterogeneous Resource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Wang Zhuquan, Sun Wenju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How enterprises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nstitutes a vital issue for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core them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resource investment structure on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eterogeneous resource investment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enterpris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higher the relative share of emerging resources within an enterprise's overall resource investment portfolio, the stronger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heterogeneous resource investment structures boost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lowering marginal costs and improving value-adding capabilities, and that this improvement effect proves more sali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sset-light enterprises, and diversified enterprises. Optimizing the input and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serves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cultivate enterpris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Enterprises should move past the conventional mindset of physical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properly increase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emerging resource input such a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social resources, so as to cultivate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input.

Key words heterogeneous resource investment structure;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social resources

-
- 作者简介 王竹泉,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山东 青岛 266100;
孙文君(通讯作者),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
- 责任编辑 杨 敏